



圖一 灰陶加彩仕女俑 高48公分 贈送550  
高島義彥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飾，入窯燒造，並再加飾彩繪。以本件仕女俑來說，就是以燒成的灰陶為底，敷上白色化妝土，化妝土之上，再以紅、綠、黑等各色彩繪其上而成。只可惜原來鮮亮的彩繪絕大多數都已脫落，只能從眉、眼、髮絲的黑彩，臉龐的花鈿、紅暈及朱唇，還有衫裙上的紅花裝飾和衣褶間的殘留綠彩，依稀想像女俑製成當時的鮮明模樣。事實上，這件作品的確可以成為我們理解唐代上層仕女妝髮衣著等流行時尚的切入點。女俑額頭中間施有一紅點，正是劉禹錫詩中「安鈿當撫眉」一句提到的花鈿。花鈿是以金、銀、羽翠、紙帛等剪貼而成，有紅、黃、綠等色，形狀除了如本件女俑額上的圓形外，在日本細川家永青文庫以及大和文華館藏的三彩仕女俑上，還可以看到其他更花俏的圖樣（圖二）。而女俑身上衣褶間的殘留綠彩和衫裙上的紅花裝飾，則令人想到一類以綠色為底，其上並裝飾有花色的翠霞裙，其中，又以陝西西安王家墳村唐墓出土，衣褶上飾有精美柿蒂紋的三彩女俑最為人熟知（圖三）。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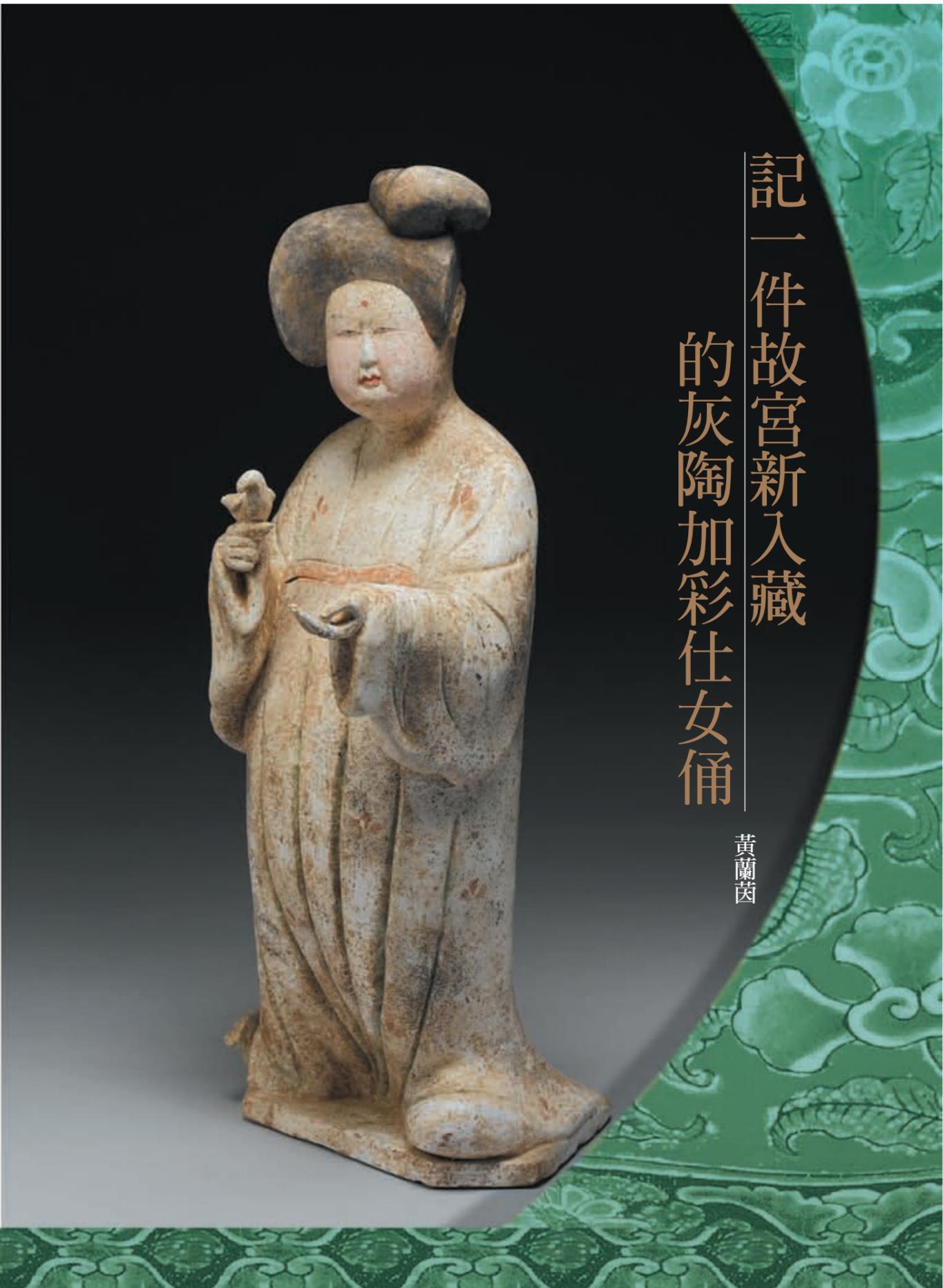
這一件唐代的灰陶加彩仕女俑，由日本高島義彥先生捐贈。女子立於梯形薄板之上，她的面頰豐潤飽滿，五官端正秀麗，眉眼墨繪，嘴唇描朱，顧盼間一派雍容自得的模樣（圖一）。她的秀髮烏黑，左右雙鬢有如蟬翼向外擴展，其餘髮絲則集中束於頭頂，再偏左側向前垂墮，鬢髮之後，可以看見小巧雙耳及渾圓頸項清晰顯露。她的體態豐腴厚實，溜肩圓腹之下，雙足分開站立，並以左腳為支點，身體略向左傾。右手曲肘，略向上抬，四指內握，向前微張的食指上停駐了一隻鳥兒。左手則手心朝上，拇指輕扣手掌，手臂向前平伸，配合身體重心，整體呈現一種隱隱朝

向左前方移動的動勢。女子身著開領襦裙，並繫緋紅腰帶，左腳包覆於曳地長裙之中，右腳則斜斜露出花履上的雲頭。襦裙雖然寬大，但由袖子部分衣褶的垂墜，以及雙足之間裙擺的聚攏，仍可於曲線流動間感覺出裙袍之下肢體的渾圓厚實。整體來說，這件仕女俑的比例勻襯和諧，氣質凝重端麗，神態典雅大方，充分展現了盛唐氣象之下女子的雍容大度與自信神采。

唐代陪葬的俑類明器中，除了人朗朗上口的「唐三彩」之外，還有延續時間更長，數量也更多的各式加彩俑。這些彩繪陶俑大多以紅陶或灰陶土為胎，合模翻製後，經過精心修

## 記一件故宮新入藏的 的灰陶加彩仕女俑

黃蘭茵





圖九 加彩仕女俑 唐吳守中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圖八 唐 加彩女子俑 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

圖七 唐 加彩婦人俑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六 灰陶加彩仕女俑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五 加彩美人立俑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圖三 三彩女俑 西安王家墳村唐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圖二 三彩女子俑臉上花鈿 上：永青文庫藏 下：大和文華館藏

外，唐代女子的髮髻形式眾多，唐末文人段成式即曾在《髻鬟品》中說到流行於高祖、明皇宮廷，以及貞元時期長安城中的各種髮型樣式。結合考古資料，像是西安市南郊馬騰空，紀年為玄宗十五年（七五六）年的唐墓的半身女俑以及西安紫薇田園都市工地六十號唐墓出土的仕女俑和半身俑的髮型來看，可以知道院藏這件仕女俑的蟬髻及偏墮髻，正是流行於盛唐及中唐女子的髮型樣式。

隋、唐墓出土的女俑中，有一類是手持用具的各類侍女，像是隋

代張盛墓中即出土有一組八件分別捧壺、提瓶、攜隱囊、持燭盤等的灰陶加彩侍女俑（圖四）。相對於上述執行勤務中的侍女俑，院藏的這件灰陶彩繪女俑手持小鳥，姿態閒雅，不是侍僕，更像是養尊處優的仕女。這一類仕女俑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書畫家橋本關雪舊藏，目前典藏於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的唐代加彩美人立俑（圖五）。該件女俑臉帶盈盈微笑，手中抱著幼犬，似乎正反映了大唐盛世貴族女性理想美的一個典型。其他像是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的灰陶加彩侍仕女俑（圖六），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的加彩婦人俑（圖七）、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的加彩女子俑（圖八）都是同樣類型的作品。這一類彩繪陶俑的生產地目前尚不明確。不過近年來，西安市郊幾個窯址的挖掘和報導提供了我們一些可能的線索。由原唐代醴泉坊及平康坊新發現的陶窯遺址的出土物觀察，可以推測在長安城內即有燒造彩繪陶俑的作坊。而且，以平康坊陶窯遺址來說，雖然目前發現的陶俑體型都較小，但



圖十 陝西西安陝棉十廠7號墓仕女俑

（天寶七年，七四八）出土的二件仕女俑（圖九），以及據出土物特徵和組合判斷為天寶初年前後的西安西郊陝棉十廠七號墓中的二件仕女俑（圖十）看來，這一類帶著高聳的髮髻、豐滿的軀體、寬鬆的裝束、閒適的神情的仕女俑，很可能是八世紀中期長安一帶墓葬一種較為特別的陪葬土偶。

高島義彥先生是日本著名出版社二玄社的常務顧問，這次將珍藏的唐代灰陶加彩仕女俑捐贈給國立故宮博物院，將私藏寄情人間的高義，令人感佩。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圖四 灰陶加彩侍女俑 隋代張盛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參考書目

1. 東京博物館等，《中國陶俑之美》（日本：昭日新聞社，1994）
2. 百橋名穗等編，《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4 隋唐》（日本：小學館，1997）
3. 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 卷11 隋唐》（東京：小學館，1976）
4. 孫機，〈唐代婦女的服裝與化妝〉，《文物》，1984年4期，頁57-69。
5. 志田不動磨，〈支那に於ける化粧の源流〉，《史學雜誌》，40卷9期，頁47-98
6.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紫薇田園都市工地唐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6年1期，頁17-24。
7. 簡報見張國柱等，〈西安發現唐三彩窯址〉，《文博》，1999年3期，頁49-57。詳細報告見陝西考古研究院，《唐長安醴泉坊三彩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8. 王長啓等，〈原唐長安城平康坊新發現陶窯遺址〉，《考古與文物》，2006年6期，頁51-57。
9.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西郊陝棉十廠唐壁畫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年1期，頁16-37。
10.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南郊馬騰空畫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6年3期，頁37-49。